



◎ 神 屋 枚

□吕超峰

喝酒猜枚,全国各地都有,中原地区尤甚。特别是禹州市神屋镇,千百年来伴随着窑火的生生不息,一代又一代神屋人将传统的猜枚技法演绎到了极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神屋枚,并成为这座千年古镇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

神屋镇位于禹州城区西南30公里,群山环绕,古意盎然,被誉为全国“唯一活着的古镇”。神屋古镇喝酒猜枚之风自古兴盛至今,这既是中国酒文化的一种传承,又与神屋钧瓷业发达、经济繁荣密切相关。在神屋男人看来,做生意、社交、亲朋往来都离不开喝酒猜枚,要想在镇上立足,必须学会猜一手好枚,这样才能驰骋酒场而不醉,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神屋枚。

神屋枚的特点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快与巧。所谓快,就是叫枚快、指法快、变化快。神屋人猜枚激情四溢,叫声高亢,在感染你、诱导你的同时,让你情不自禁地跟着他的节奏叫枚,容不得有过多的思考,完全被动应战,这样岂有不输之理。即使你偶尔赢了一枚,也会被对方快速变化的手指弄得眼花缭乱,确定不了自己是否

真的赢了。一般情况下,外地人适应不了神屋枚的快,即使逐渐适应了,也斗不过神屋枚的巧。神屋枚的巧指在“一听二看三变”的基础上,快慢结合,变化多端。神屋人很少等你叫枚,更多的时候是抢先叫枚,你只能仓促地跟着他叫枚,而他在你上一次叫枚没有结束时就看着你伸手指,听你喊数字,同时叫枚一到两次。这就是神屋枚赖以成名的“二起炮”“三起炮”,也是外地人说神屋枚赖的根源。其实,在神屋没有赖枚之说,酒桌上论的就是猜枚的功夫,赖到极致就是好。这种快与巧的结合,不仅是心手合一的精彩呈现,也是体力与脑力的完美结合,更近乎一种传统技艺的表演。

近几年,笔者曾多次在非正式场合呼吁,要为神屋枚申遗。这虽是笑谈,却得到众多神屋猜枚高手的拥护和支持。2017年夏天,笔者写了一篇《到了神屋不猜枚》的文章,在《许昌日报》刊发后被多家新媒体转载、置顶。可能是我在文中多夸了几句神屋枚,引起不少本地和外地猜枚高手的不满,甚至有人给我打来电话,说神屋枚太赖。还有不少慕名到神屋找人比枚,闹得沸沸扬扬。

面对外地猜枚高手的挑战,神屋人当然不甘示弱。2017年钧瓷文化

节期间,神屋总商会举办了第一届猜枚大赛,吸引了200多名猜枚高手参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2018年,国庆节假期,神屋总商会又举办了第二届猜枚大赛,出台的规则与裁判的执法更为科学合理,神屋镇的猜枚高手纷纷出山,以社区为单位组队,统一服装,登场打擂。参赛选手各展绝技,场面火爆,吸引了万余名游客和当地居民观赛,全国多家新媒体争相报道。自此,神屋枚名扬天下。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看神屋人猜枚,没有赖好之分,只有输赢之别,在输赢之间你会感觉出这个人的素养与境界。境界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是人的思想觉悟和精神修养的体现。在神屋众多猜枚高手手中,观其言行与酒风,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境界可分为上、中、下三等。

下等境界的猜枚高手大多年轻气盛,逞强斗狠。他们在猜枚时指法灵活,速度奇快,声音高亢,能熟练运用“二起炮”“三起炮”等技巧。不论对手的实力强弱,也不管对方感受如何,他们仗着“枚好、量大”与对方拼酒,有炫技之嫌,甚至以灌醉对方、令输枚者出丑为乐事。如果遇到实力相当的对

手,那谁也不服谁。于是,猜枚就成了比体力、比脑力的拉锯战。即使一方输了枚,只要能“跑”就绝不“刹车”,往往因为一个枚的输赢而争得不可开交,甚至撕破脸面、导致冲突。这等高手,技艺还欠火候,赖得简单粗暴,把神屋的赖枚展现得淋漓尽致,却忽略了对手的感受和以枚会友的内涵。这处于“见山是山”的初级阶段,属于下等境界。

中等境界的猜枚高手在酒桌上气场大,有种舍我其谁的架势。他们可根据对手水平的高低,或者对手的身份,随心所欲地调整进攻策略,时快时慢,或攻或守,进退有度。如果有一枚赢了对方面不服,他会非常大度地说:“不服再猜。”再猜还是输,输了还可以再猜。之所以敢说“不服再猜”,源于对猜枚技艺的绝对自信。在这等人看来,重要的是展示自己的高超枚技,让酒桌上的人知道,喝多喝少都由他掌控,其次才是交流情感。这类人多是乡绅、名士,酒桌上的常客,为人处世圆融通达。但是,这等高手有一个自己意识不到的缺憾,那就是猜枚时总会情不自禁地表演,偶尔让对手一局或者一个枚,也总要让对手和在场的

人看出来他是故意输的。这等高手把面子看得很重,在乎自己在酒桌上的地位,还没有彻底跳出输与赢的圈子,忽视了德、义、仁、善,只达到

了“见山不是山”的境界。神屋镇上等境界的猜枚高手也像顶级武林高手一样,凤毛麟角。这等境界的高手,其猜枚功力深不可测。他们在酒桌上淡定从容,谦恭内敛,礼让三先。与朋友或者客人过招儿,风轻云淡,既不让客人喝醉出丑,又不让酒席索然无味,有时候还会主动替对手喝酒,挥手弹指之间输赢乃分,有形无形之中尽显亲和,在品酒论茶中谈经论道,在喝酒猜枚外吟风弄月。输,输得自然和气;赢,赢得会心一笑。看他们猜枚就是一种艺术享受。这种人通常大隐隐于市,不一定有大功业,却一定有过人的智慧。他们把喝酒猜枚当成人生的修炼,仁义大度,以德服人。在他们身上,酒还是酒,枚还是枚,“见山仍是山”,他们喝的是怡然洒脱,品的是人情世故,不朽之名,独存于德。

猜枚的三种境界,又何尝不是人生的三重意味?酒局如社会,酒桌似舞台,仁、义、礼、智、信,生、旦、净、末、丑,每个角色如何演绎由自己决定。觥筹交错,酒光水影,一重境界一重天,悟透的,超乎其外;悟不透的,自得自乐。路是人走的,德是修来的。正如星云大师所说,你可以没有学问,却不能不会做人。



总第一三三期

怀念我的哥哥

□孙臣付

哥哥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可他的音容笑貌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的哥哥孙炳臣出生于1955年8月。当时家里劳动力少,生活非常困难,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哥哥7岁上学,为给家里减轻负担,放学后总是早早回家,帮助母亲扫地、择菜、看孩子。星期天他也不贪玩,和村里的小伙伴一起扛着篮子去割草、拾柴,从小就养成了爱劳动的习惯。

哥哥学习非常用功,每天晚上都坚持在小煤油灯下写作业、温习功课,一直到深夜,母亲多次催他才肯睡觉。他学习认真,遇到不懂的问题,第二天到校一定找老师请教,直到弄懂学会才肯罢休。他肯动脑,好钻研,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尤其是他写的作文,字迹工整,语言流畅,经常被老师当范文在班里读。他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刚上初一就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

我们家里上有70多岁的奶奶,下有几个不懂事的孩子,父母在生产队劳动挣的工分太少,日子过得很艰难。具有孝心的哥哥初中毕业后,放弃了被推荐上公社高中的机会,毅然回村参加生产劳动。那时,他只有15岁。

哥哥上进心极强,参加劳动还不忘学习。他写一手好毛笔字,又会写文章,备受大队干部的青睐,经常被叫去办宣传专栏和搞宣传活动。哥哥因此爱上了画画。平时父母给他的零花钱他都攒起来,到供销社书店买来书,坚持自学。通过临摹,他半年就掌握了美术字、画画的基本技巧。他画的《上山虎》《下山虎》《迎客松》《红梅赞》等国画、水粉画深受村民的喜爱,不少人家都贴着他的画作。哥哥很快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画家,农户盖好房子请他在山墙上画一幅《上山虎》或《下山虎》,年轻人结婚布置新房请他画一幅《迎客松》,只要有人开口,他有求必应。他白天下地劳动,晚上挑灯夜战,画好后亲自给人家送去,从来分文不取。大家都喜欢他,推选他当生产队的记分员和会计。他无论干啥都尽职尽责,赢得了大家的交口称赞。

为了给家里盖房,哥哥和父亲起早贪黑地拉土、脱坯、做瓦、烧砖……建房的每一个环节,我哥都是主力。不到3年时间,我自己动手盖起了6间砖瓦房,我哥真是出了大力。当时,这在农村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哥哥是1978年春节结婚的。婚后他虽然和我们分开住了,却不忘为父母分忧,家里的重活、累活他抢着干,从不叫苦。

改革开放后,哥哥成为我们村第一个外出打工的人。他到了平顶山,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在一家家具厂当油漆工,每月收入100多元,这在当时算是高工资。这样,不到两年他家里就添置了“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令全村人刮目相看,都夸他有出息,为村里争了光。

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1986年农历七月初六,正在熟睡中的我突然被父亲叫醒,他泣不成声地说:“快起来,你哥不知为啥喝农药了。”我赶快和父亲一起,拉着架子车一路小跑地把哥哥送到乡卫生院抢救。可由于基层卫生院条件太差,一直抢救到天亮也没能挽回哥哥的命,他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我们。一时间,好像天塌了一样,我们全家人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后来,我听说哥哥是因为一些家庭琐事一时想不开寻短见的。

哥哥就这样走了,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留给我们的的是永久的怀念。

◎ 奶奶,我想对您说

□陈丹垠

新婚的喜悦还没来得及和奶奶分享,她突然就走了。走得让我猝不及防,毫无心理准备。

所有人都在安慰我,奶奶已经90岁了,属于高寿,她的逝去是喜丧,她走得很安详。但是,再多安慰的话也挡不住我夺眶而出的泪水,也阻止不了失去奶奶的悲痛。我强烈地感受到自己那颗不停颤抖的心,我一直在努力地回忆:我小时候为啥不听奶奶的话?长大后放假回家,我为什么不抽时间多陪陪奶奶?我满脑子都是小时候奶奶去幼儿园接我、给我买酸奶、辅导我做作业、教我如何和小伙伴相处的画面,甚至还记得奶奶教过我的俄语单词……

站在奶奶的灵堂外,看着“悼念邢立群老师”的横幅,我心中除了悲痛还有自豪。师者,授业解惑,教书育人,从来都是一个令人敬佩的职业。而我的奶奶,在教师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了一辈子,不仅多次荣获“优秀教师”称号,还在1989年9月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表彰大会。“桃李满天下”这个词用在奶奶身上再合适不过。奶奶作为新中国培育出的第一代大学生,杏坛执教40余年,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学生,其中不乏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奶奶的一个学生远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听闻噩耗后连夜从国外赶回来为她送别。

站在奶奶的灵柩前,悲痛与遗憾交织着涌上心头。明明我举办婚礼时奶奶的精神状态还那么好,怎么突然就抛下我们走了?让我连最后一面都没来得及见。奶奶留给我的最终记忆永远定格在2019年4月6那一天。

从此,再也看不到奶奶戴着老花镜帮我修改作文,为我辅导数学、地理和历史;再也看不到奶奶拿着报纸指着上边的新闻,不厌其烦地提醒我女孩子在外面要有安全意识,要学会保护自己;再也听不到奶奶给我讲她亲历战火纷飞年代英勇抗日的故事。

奶奶的一生是我所不能及的,也正是她一生坎坷却丰富的经历,养成了她坚韧的性格、顽强的斗志和积极向上的心态。

站在奶奶的灵柩前,端详她的遗容,感觉她还在我们身边,只是睡着了而已。我安慰自己,只要人还在,就还有希望。可是,眼看离出殡的时间越来越近,想到以后再也听不到奶奶喊我们回家吃饭的电话,再也听不到奶奶的唠叨,心中那种永远失去不复相见的痛楚和遗憾瞬间无限蔓延,我的眼泪疯狂地流。我不敢想象失去奶奶的日子会怎样,可无尽的思念和回忆将会一直陪着我。

奶奶,停下来往奈何桥的脚步吧!让我如往常一样,伏在您的膝头,依偎在您的怀中,再陪您说说话,听听您的故事,聊聊我的成长……



神农架风光 新华社发

◎ 消逝的老街

□邢志坚

街衢是城市的骨架和血脉,也是承载时代记忆的历史坐标和文化符号。在还没有居民小区的年代里,人们的生活轨迹大都同一条街道、一个个院落交会,一条街道就是一段历史,每个屋檐下都有几多故事。

我从小生在许昌长在许昌,对许昌的老城老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不管哪一条老街变了样改了名,都会在我记忆的底版上留下划痕。每当看到一条条熟悉的街道从眼前消逝,一座座古旧的建筑在挖掘机下化为瓦砾,我心头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学识浅薄,阅历不深,不知道许昌城究竟始建于哪朝哪代。但是,20世纪50年代,我看到的许昌城基本上还是史志中记载的老格局。城中的街道、建筑也都还是过去的模样,秦砖汉

瓦,青灰斑驳,就连街名、地名也有很多是沿用过去的。南大街、天平街、井巷街、榆柳街、古槐街也都名副其实,就连南大街两侧商号门头上的彩绘装饰,以及“八仙过海”“瞻宫折桂”等石刻雕像也都完好无损,栩栩如生,只不过物是人非,“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不变的是老街和老屋,变化了的是其中的主人和街坊。“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过去的许多庙宇都换上了新招牌。例如,过去的老城隍庙和上仙殿分别成了许昌县人民政府和许昌地委的办公地,后来被称为“春秋楼”的关岳庙被当成许昌县政府的家属院,火神庙、五郎庙、大王庙、关帝庙、玉皇庙、陈太邱祠等都被改成了学校,三元宫里盖起了大众剧院(后来的春秋大剧院)。许多街道也徒有虚名,衙前衙后无衙门,察院街上无察院,清虚街不见清虚观,奎楼街上已无

奎星阁,就连魏胡同、臧胡同、寇家巷等同姓家族聚居的老街也成了七姓八家混居杂处之地。往日的高门大宅成了平民百姓的住所,过去一家居住、登堂入室的几进大院也变成了拥挤狭窄、人声鼎沸的大杂院。我到住在那里的同学家串门,就像走迷宫一样,曲里拐弯,晕头转向。摸着门口的青石狮子和黑漆大门上依然闪亮的黄铜兽头门环,仰望高高的门楣上那依稀的字迹,我不禁在想:这里都住过什么样的富贵人家?门楼下可曾挂过写着“某府”“某宅”的大红灯笼?长大后读了刘禹锡的诗,我才恍然领悟“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意境。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由于政府财力有限,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只能充分利用过去的老旧建筑,增加既有住宅的居住密度,以解

燃眉之急。因此,一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昌的老城老街都保存完好。虽然一些古建筑及店铺、商号、民居等在“破四旧”中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毁损,许多街道也被多次改名,但是历经风吹雨打,老街还在,老房依旧。当时,我在市广播电台当记者,整天骑车走街串巷四处采访。走过那一条熟悉的街道,穿行在大杂院的篷门陋室间,我心中有一种故地重游、如数家珍般的亲切感。

许昌的老街已经融入我的血脉,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不止是我,每个曾在许昌城工作、生活、居住过的居民都会有这种割舍不下的情结和感受。然而,怀旧不能取代现实,对老城老街的依恋也不能阻挡许昌城日新月异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许昌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老城老街再也承载不了悄然进化的现代城市文明。随着

旧城改造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见证了许昌沧桑变迁的老街迎来了凤凰涅槃般的嬗变。在一台钩机的欢唱声中,一座座老旧建筑和残破危房轰然倒下,一个个设计新颖、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的住宅小区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一户户祖祖辈辈蜗居在大杂院里的百姓喜迁新居。短短几十年,古老的许昌城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放眼如今的许昌城,再也看不到破旧建筑,一些承载了几代人记忆的老街道连同它的名字永远地消逝了,还有更多的老街通过改造提升,旧貌换新颜。

随着许昌城的蝶变,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老街从市区地图上消逝。但是,它们的过往、它们的身影、它们的气味、它们的故事永不会消逝,早已留存在历史的画卷中,刻印在几代许昌人的记忆深处……